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五

蕭山　朱橒

武備

屯田

敬陳軍屯大政疏 順治十四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戴罪照舊管事臣□

奏為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今天下治平

之効未奏山陬海隅警報屢聞章

天意降康大有頻書故兵辰之計稍得贍給設使有方一二千里

饑饉之憂不知司国計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省之可計

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室人交謫則官困優免裁而廩

給缺、〻士困船隻封而脚價莫償則商困敲朴急而瘡痍

俱盡則民困征戍頻興馬匹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

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

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
尚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
三代以上兵農各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民民出供給以
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之興
明皆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
屯政修也今舊衛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
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
議屯政矣而所指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所司管
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譏畫餅而且大為民害今所議者軍
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每千內揀

四五百名以為耕種之兵凡係屯兵防鎮及扼要關塞地方不拘民
衛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藩王府未墾使舊地閒廢官
田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川陝湖廣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
尤多每兵撥與一區大約可還三千畝其牛具種粮官為給與免其租
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方民糧報數算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
員力督催該鎮為經理之方深栽植以為殿最如此不一二年之中各
直省屯兵之糧不必派糧數百萬石而省餉銀數百萬兩然且隨處以業兵
既收其情以耕種為恥坐食糧其糧樂久矣昔郭子儀功是元帝嘗王治
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任將名臣
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主將依是生一方偶幸行法數年乃能屯政而奏

資本必先得數千萬金議老武將改變屆以老政為今天下第一大弊此
政不行財用缺乏是以威的集謀援仿列的西歐借用鐵路驗撥賞之
款俱無可支出而害商民籍納陋規惜於道路鐵路未能出京今僅此於
各布政司及各省督撫選員貢上物銀谷錢文當貯所准入路所收納者必多
而可藉以集事總之
朝廷先費數千萬金捐與當捐除常為之吃不費者本而作西捐抵美而收利者實
實為兵餉久遠之計非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
皇上考之往典詢之眾論
勅下該部速行打算詳議各種務及明春聲告行於天下只拭目以觀着效兵之
國藉出官民士商積困俱蘇一代久安長治之業必权與於是矣

請開墾蜀屯政疏 康熙六年

管理京畿湖廣道監察御史臣蕭震謹

奏為三蜀[illegible]搆殘現在載年墾蜀之荒地亟宜修舉敬陳請

足兵之策以佐久安長治之謨事 臣惟三代之時兵民為一周之井田是也三代之後兵民為二然猶寓兵於農者有屯耕之地無轉餉之煩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歷代之屯田是也 臣思近日

用所以不敷之故實由養兵多以當費今之雜項居其二餉居其八以兵餉兵之駐防之禁兵綠營兵居其二而保旗兵又居其八也 集全計之臣嘗聞

有以開分兵備之故通籌計算量出於足以有費以裁官以減餉以節以措助也不復年有起之者補苴一時之計未有於經久不易之道

也臣聞宇宙之內有本富之策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耕屯屯限決術之實以收五谷六畜之用於物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能猶法古帝王志爭戰之處所宜兵制於禍亂將來之日畫以屯時生齒減少土田撫荒可以相度情形為關隘守土之謀俾屋遷至數十年之後然地是有主民雖數動遷虛於煩重擇播而不能行故屯田之多在承時而定識以防者難易爲高實足令彼皆授而論戰以無荒亦可屯或以況地場遠不可屯或以水沖沙壓亦可屯或以有兵之處無荒地無兵之處有荒地不可屯遷之又久而兵屯之可寢矣臣竊思計耕田思維以今之時度今之地乎可屯田者莫如照前之常上照修蜀省平原沃野古稱陸海天府之國也自經逆作難以來川民死亡殆盡

寒寒可達至今已二千年據該撫疏內有邊野皆荒之語以地多而人
少故也誠行屯田之制凡有兵駐劄處不有荒地田畝即令耕種然兵
皆有資田以食其力而能有不致久荒矣況以伊犁四萬餘兵一萬餘馬
行屯於現在駐劄之處不過居寫地數百分之一耳前者招一萬二千餘
戶其田充收獲人各輪換接養兵並以擾民者抽其以開地實惟之
第一、、
之利也至於移屯者古所恒有方地最稀少臣所知者雖於楚蜀移三年以因後所助之
實務者哉
以該道議當時該兵二萬餘千修兵馬三千餘五百餘匹以礼招商而壯行
據查該省荒田廿八千餘頃不以礼之地里不無而虛之年而視至不敷

審数

口税設本田未墾除迄取契約民土田与租同也以法隣極率去経
同全復為之所為價若及例之實等本田ニ設リ於字根等之協
偏有未耕有未墾山地雖便猶遠不能悉墾又不過十之三四之七歳
也歎之大本也以上二害臣等不謂甚當事也修及今之時并為臣
等以字土之力而聚業以陽之區以一万餘町之地而生地之王等務之
局以字根等之偏而生地之害等修全之業等取平之降業之傷害
自稽在本有務者務遂之昔本者匪在之良設遂昔業之実治
之禁則民其借逢贖家驛動由何従為生之之國使之有偏
無案那此所以鬼之紀之汁不能默之而愛此基礎
村神路設於千舎目字字規制特リ従情存実心等リ以本地之田地等

地上無不耿東南之協濟乎人民之餘蓄而以供度支於軍數之外以節
軍賦於常用之際而以救國用而裕軍實者職美蹟於此矣

大中丞 [illegible]

條理恤民疏 康熙七年

巡視東城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條理恤民為補苴之要事臣查秦省名都業西陝西尤甚西北地廣人稀

耕種最難故自明代開中而建無商囤軍餉而建無屯折名雖而建宜實

皇上於去年以京饑民為難望此舉之大失也哉

仁恩特停捐輸寬民盛德周有若所不及者為億萬年之生靈

有限地方之饑饉無常若非復天任所別今日日民懸而生所日矣雖而死稽

後陝西之經費須整頓茶今院臣所開墾所有雖王法禁難驟惟有屯復民而耕

為地方第一大計查陝西屯田有存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八頃皆青腴田畝

將何而陝西於之民也如何將何籍之民出而為耕田納稅之民諸

勑

部咨查附武永案於保限內各州縣先已婦聯編里甲役平版籍不為無益

其保伍以并種不必急催納而其資財生殖以俟乎公而做古人壽田

功之法激勸有力人戶於其耕種而屯田易舉昔人謂保民者以教生為

民保民數者為民為盜之路而遠則抵保出其作惡為不道則衣食口腹之

與民之貲日增而益之物何以收保令舉屯政不為徒民而實有

實不勞糧粟而足食自充此安民息盜之長策也

書[illegible]卷之十

請停軍屯墾荒疏 康[illegible]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艾元徵謹

奏為

朝廷省數百萬之餉銀確而可省請備陳歷來軍屯之設以仰佐萬年億萬年任大之權者也臣惟各地方之財不足供各地方之用而將於

南北之經理有以使之相給無所用於窮棘無益審權宜聊僭之計朝廷我

國家今日方當全盛之時天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民即以天下之地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充天下之用何患不給額不足亡耗於協撥雲南所需協餉歲常一百七十餘萬貴州所需協餉歲常五十餘萬四川所需協餉歲常八十餘萬福建所需協餉歲常一百六十餘萬廣東所需協餉歲常

一百二十餘萬戶而出外謀生者常十之八焉以其附近邊者則之有豈
傭而肩者甚至三四省以內地近京各省則又有遠徙至數千里外於其萬
里據於此民此傭播糊而一身難顧究竟何以利不實實偽臣識不知重負
閒曠男婦皆三十年來亦仍全身傭耕以納租而且耗
家無數之生計又時時以侵擾不堪驅民間有限之膏腴以養民之財
之而以日甚一日而莫知不應也臣每以一隅對之自從由於此政未業實之半
則而游惰者未墾荒地者有可耕之田而不使之耕則與無田同有可屯之人
而不使之屯則與無人同是蓋思天下之地無一處不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地即天下之人無一人不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人乃索隱久者必實有十之七只多花寔有之人而反無人以之情

農治寧不敢來招徠軍業於情仿鄰里為伍不止隣里救之相恤荒田即隣里盡耕實之可任之屯長策臣實為此反覆詳審細揣前代屯墾營種之田備載典冊雖今多寡難易之數致不齊要其以之謹以屯田為古人屢行屢效之良法確可為功於今日請歷為述之可否漢則有趙充國以屯兵可以足糧收罷騎兵廣積蓄省大費因疏陳伏羌十二事詔許之逆羌平魏則有棗祗及任峻請建置屯田操從之屯許下得谷百萬斛因之郡國皆置田官不主積不逮倍十及陳諸葛亮出斜谷伐魏以前此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令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軍食因以不匱晉羊祜鎮荊州始至軍無百日之糧祜因減戍邏墾田至季年遂有十年之積後魏文帝

時復安西以李憲請置農田所部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以職使雜犯未半
科借今寸得力一夫之田岁妻六斗解納于正耕並稻草陸中公私便之
以軍兵為實居建寧府招武軍飢以李保請節降重募招代北墾田言
陝甘賦眾久人百餘人給以未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
民為士屯墾田三千八百餘里共用省度支錢二千餘萬備太和末復党項
大擾河西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共用省度支錢數百萬備又元初
古征討出兵遠堅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故各衛門有屯田其守王兵戎因古今
權以甘肅太沙為重于地利亦不減於積戎以地勢之宜以陝西四川等處
發馨所為屯事遂可利於和出今諸衛多屯於註江等處及兩淮荒田
撥軍屯耕為食軍民耕于法分各年種田五十畝為一分大率以三分守城

（一二三）

七系屯粮而附武不謂者軍萬弟不費民間一文若是之守邊至如歐陽修范
仲淹吳光邦律皆留孫七多是此說當時皆未知為所以取之大學衍
義補此卷于又獨詳並未有各此者應邊至塞足固於民要務於此矣
法有之弭敵一種可省至二十種屯田一石可当轉輸二十石誠有得于此之
也然仍執以為天下固原有必不可屯之地則邊城之兵亦如是也有必守不屯
之人則古今之時情均是也故觀古者之兵屯於邊地比比矣而有力不宋
之兵屯於腹裏於外之要不有與有幾者至宋之民以民屯者則唯閒屯棱民
而撲之兵屯於別處閒屯若民困賦役重為之也於枕害亦是其土馬兼置屯產
況雜役織其兵屯之為不為去撥陶作兵雖使困計之重者多本成
之事實有關生計何可不並為熟籌殊未可分日之兵因大不多於屯勢

論周初之會建多至千八百國凡偏侯百里坐營者有調撥之兵七千五百
守土卒尚未可以數計所云霸者僅之能擁大國亦不過止月次今日一省兵
車一出動以數萬計且有於年甲方萬計及漢季尚三分未定時末析
兼併馬騰皆各擁兵士卒至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晉書末五以下劉淵
石勒李壽苻兵之各數萬不等延及吳降三百年何年無有兵亂
於此等矣然一有匪亂計非兵所資於數國之損於地方之需協與不需
協餉不足守兵之多乃無益也且則得省之虛耗
國家之物力於經理之所要一不可不察
國家之餉雲貴四川一省通計需餉也不過百萬而止以地別素不接沃野千
里民殷國富一大都會今狀況荊棘蔽野於僅之間望之稚儀

青陝粵西需餉之省也皆有蜀者之本省某某所資不由各省協之關
然並無兵資飽種是四川廣西之協銀不可不資者也若如廣東福建則
需餉稍多而開田較少按屯田困苦而屯況屯所一筆則其見建安
不至無地而去無地有兵則設營屯不開食用萬能有減額兵外廣
東福建之協銀亦可不資者也惟陝甘以平定之指撥成兵視前代不
甚加練雖亦有授所沐英世守田產誠不足供今日多兵之饋卷又偽
亦歷以養兵最多致民重困其隨例亦每只情但我兵團之策者
偽亦歷附其薄下丁壯已照八旗團給田土其食用自應即於田土中取
足今止其備查造其兵並耕種者其用當寡雖其各營照[illegible]
古兵之法查其附近荒田論令兼種而不宜於在地安置而因之古

人善守同户社守保雜之意於寓立各社大小平互齊其心力一歲
法既兩省之情形各有不同者也 臣 自承乏風紀以來即為此
屢籌熟商專適宜止因思此事為今第一要務於係未敢冒昧
於此事平素之時時 實有以見其可久倚陳者只惟冀
皇上
垂鑒 特
敕 該部確酌詳議勿以為目前可支而畏其遠 策勿以為成 致難行而
專因循俾匪之君不止於之者亦即保此德於務
守分民皆受享其利矣

請加惠養兵疏 雍正十一年

刑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懇

恩格外施仁加惠近兵事竊臣蒙

皇上簡任陝西總督到陝以來仰體

皇上軫恤兵民至意時時留心訪察陝甘二省錢糧承辦軍需而總匯之區惟

涼甘肅三重尤為要涼甘肅兩府雖有土地之家所收糧石半未半

價值昂貴欲兩自給乎無土地者運糧到草及傭覓雇工俱有所待

工價原甚貴惟甘州提督所屬及涼州肅西三鎮之兵其艱窘者

其緣兵丁糧餉俱有定額從前糧一二兩一石計十值五十餘兩並百兩

食數日之糧未借口時糧每許一石第二三分一未於今僅借數倍至一馬而今

數馬料草夫即以前此情形兵每名月餉九兩不計日白銀僅有二分耳

今前此之米至十三四兩一石豆亦數目所以近日難米二三合方且自供

不贍而家有父母妻子者所以前此之兵有衣寒人而衣服破爛者

惟省兩西糧銀尚在此臣之所目覩迭看最提　臣劉世明與　臣查看馬

匹則疲瘦殘痛兵丁則鳩形鵠面之情以此而推則涼州為西北之要

矣伏惟我

皇上

加恩寄予優士臣即此竭力其有報效草未諳於軍宜行不敢雜

冒好請根料草米價值動費數十萬帑金此外別無籌畫

恩之法臣日夜籌畫欲為兵丁久遠培植之計查見在重籌聞並久露

墾荒之省邊之地
寧原撥墾籽種一千石五今據開墾瓜州原撥墾籽種二千石臣又添撥
孔殷現將大灣小灣寬展荒地約各若干佈種俾得全復瓜州舊業
瓜州開墾地畝不多此外仍有餘水自以推廣地畝為本地畝或有未開荒地
該肅州安西二縣 臣仰懇
皇上
天恩俯准將籽種五百石之數借給貧民牛糧無資之費 臣仍住安肅將諭六年
兩營各招兵丁並伊本男丁往耕種可望於本年七月及甲實年收成
分作兩次扣還仍免其每年秋收之時即留下年籽種此外儘數糧石
責令該管中軍遊擊隨營各年於青黃不接之時以濟兵食耕種之
令該兵丁於本年完竣招募專局甘程諸務 臣 責其現在應勤荒地者
未開墾之日立兵出例而行此外仍通各堡傭有兵丁墾地畝而為分功

许其弃损所缘令地方官勘实取具多甚官弃可给之准作经中程者具

之资於秋成後分二季还官在国帑本属无耗而建兵丞遂收利於此者

数年士卒饱腾加之慎选将弁督率操演则建兵不畏霜雪习於劳苦

风土淳朴忠勇可用此节我

皇上

洞鉴甬之兵制不必调兵他省而戡除小醜併之有日矣

敬籌八旗生計疏 乾隆二年

監察御史兼軍機處行走 臣 舒赫德謹

奏為密陳丐慮事 臣 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疏由近及遠未能使根本

仲固而枝葉自茂 臣 愚以為八旗者

國家之根本也哉

皇上深見乎此俾

列祖養旗人之至心有可利濟之處莫不畢舉兩年於茲裨益多矣然此久遠計

之機未見其有深慮也蓋養人之道在予田產使自能之知而利之必使人

自為養於西此無不養然養旗人按戶給而經去雖一時一飽尚不能偏況

八旗之千年哉

朝廷養育之初八旗生計頗稱寬廣人口無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乃百餘年以來直
省窮迫地房減於從前人口加有什伯當以俗尚奢華不營節儉而田
生計日消窮困日甚而產已典賣旗人之不能以爲生者惟有房地利無
地頃無房地不充縱有計以養之其不足之日前之計便能久遠之謀哉
聖祖仁皇帝愛養旗人命貴父母之於子孫休養生息今歷數十載而謂經久不
理屬矣而近年以來尚未如此之甚而不亟爲計畫乎惟是京師房屋有
不通融而地畝爲昔時所謂近京五百里已半屬乎民人前經臣二次
奏動帑收贖在案
旨依議籌辦理未畢嗣經臣王以爲本係從前八旗之人口太多亦不足以必能有
請改臣謀長久計勢必少變通亦豈惟使不能守一方廣而莫首其利

於生計實遠之計
益為能收效於日後何必畏難於目前從寬
盛京黑龍江寧古塔三處為我
朝興隆之地土脈沃美地氣肥厚聞其間曠處甚多概可開墾從八
旗滿洲不下數十萬而于此根本之地似宜遷移居住且八旗之額兵
將及十萬復有餘丁閑散數萬老穉不在其内居之處不惟京城難擁
旅居無業羣聚之處而根本重地更添勁壯之卒可為兩便由是合計京
旗及三處地畝均勻撥給移住家有恒產人有恒心從此再教以騎射遠守
初風尚根本俾國久遠而行其保安之經可定應使移駐萬萬安居者士至
遠乃修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難實可勢之不有近之之道此先料理於數
年之前使之乘一切之規模既定之後于八旗之額俱此生計極為妥協

者一一籌畫起見爲家爲國明白既諭其加獎勵伊亦欣然就道不知有述
從之若方面不礙於事理以期收效乎近來其料理積存查核有抑
勒或有違隔乃徒生一番擾累搶傷旂人依戀之心更係何苦之有
是否

皇上揀派忠厚老成持重之大臣前往悉心料理爲兩便之善策乃至乎欺
籌善道 謹請

皇上密飭三處將軍當令其纘勤西處地方民為西壁之業者但若干地畝
而給兵丁共丁作何建造撥堡房舍有無窩窩水泉之利逐一籌
度據實具

奏俟准行之後庶幕民人無論旗地地畝俱准擇地開墾民無勞於徭役

欽批 行進 一摺

（一）八 ……

未具報種樣在念其出力而不遠門升科佃地況熱河省收穫即

勅部建造城堡以居民人實屬該部量度情形妥為之人出遷往

之日行查

閱

勅部所定移住人數一面蓋造房屋令其遷守能開荒東陲俟到後

以為牧不墾之地招戶攤給或即仍令民人耕種按年交租給與兵

丁俾于屯田無傷如辦理到獲人亦也有一得之愚而穩之至京已內業昔之

之性查矣更行

皇上

仍照舊例閑散不屏內有者撥移歸併旗丁其前旗地典與民者但依

借贖收續給還本人中現在其中收租每年按給窮人之地亦一併令交還

地之家且請以十日為限將前項事件次第舉行將見滿洲生計日增一

皇

日仍設之而廉恥之風先振悍群之氣自生倜促甚悟根本兼固

於以更為因時制宜制久遠之謀更生於是矣

請行井田之法疏　乾隆五年

協理陝西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　臣范咸謹

奏為請倣古行井田之法以務八旗生計事竊惟人生所賴以生者不在衣食而衣食之足出於農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然今農桑而謀生計者亦不以為急此富庶我家治致太平休養生息百有餘年四方之戶口日繁生計惟農民皆而日前所尤宜急籌者莫若滿洲八旗之恆產蓋民生有田可耕穀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不務以生計惟上之給服食下之錢糧甲米所取給於太倉之糧米

御極以來仁恩普被務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而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廑

宸衷而恒產至今未定莫可內地究之閒田而消浮人民生

聖慮從旧一視其間任衛固有甚難於臣備員每班後嘗

君准留一從志願現生纂修外藩當告從志若前代屯墾之上策中兼安

之北京又之上都並在廷外其他郡邦甚多建有城郭宮室遺

跡可考 臣夙夜思維以今日形勢論八旗之恒產能有以復建屯田

一漢昔遣趙充國屯兵保塞九郡從至金城上屯田奏謂有十二利

民大要在修復存郡廷外得事隄渠事時人戶田二十畝至

四月草生令並兵護田作於以收肥饒之利漢釋撥之功廣積耕之

蓄省屯兵之費民不計羊朔皆疑之後竟獲民勤哉在大冊以往可

甚數焉 臣竊思近日甘肅安西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插此無圖

[illegible]

外自設以來原不乏不耕之地且聞口外多有隨時放墾遠地臣愚昧之

見似宜將遠隔僻壤不毘雜之處俱行周視相度如果有可以停屯

聖種之處似宜移五京無業旗人往行耕田及為修道界若種之費俾

設法開墾俾得升科且于三州累然一體講求西北甲塞不煩再有能運

析寓兵於農足防抽調之甚便也此從地西為遠與遼東建外原我

國家發祥之地

盛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耕種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耕作此外如吉

州寧古塔黑龍江幅員不下四五千里其間地畝或僅設為牧廠或且

廢為閒田尤為可惜欲陳我

皇上聖懷遠慮澤及且出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日經費不勞以經營萬

第難石之國臣言是否可採伏惟

聖明裁奪至應於何項籌款何著落之處統祈

勅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務使旗人之生計有籌而建國之德

垂永固此誠因天地自然之利可為萬年不拔之基也

聖訓金述 二

敬籌八旗變通之法疏 乾隆六年

户部左侍郎臣梁詩正謹

奏為軍國大用不敷敬籌變通之法仰祈

睿鑒事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供惠養保全尤為長久之計我

皇上法同天覆澤被遐陬中外軍民固已安生樂業猶且痌瘝

廑宸衷悼恤保赤致備有備災蠲賑動數十百萬臣下奉行

法意但慚仰贊

皇上時時恩育已極操為已計以帑有裁減之說進於惟是軍國大用

量有積累之勢雖目前所謂以為常而實非經久之策臣查

恩命簡從業部詳查每年經費出入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俱部報撥

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每年各項支銷合計近十二萬萬
不少不敷所出比省皆然至若八旗兵餉從緊故不若各部各省係
旗兵餉日增故不得不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之六七此各項虧
本多係侵蝕免不敷而該有務外費用即不免居支者諸如支往於
有本國多無戟之務而仰給於中外盛難結之形非貸觀之見有
而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哉
皇上
陛下今八旗閒散人丁軍令星延者以鑑業也無如八旗之人除有
旗務差遣承當各項所差專程外餘並隨旗居住群聚京師
國家俸糧餉以常俾乃恃養之資表環衛以示居重馭輕之勢
恩
上渥待甚善之托任

聖主萬年休養滿洲居民年多一年民無不自食其力然以生計艱難工勤

賞給至旗人各農工商賈之業而執藝營作食於官哉

皇上至仁如天覆育羣生之不得已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粮俸餉養

育之粮免其借扣之銀俾以生息之利且為之置買產業所令諸路撥給

地畝勅諭下來凡所為旗人謀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

恩養此山海等處而旗人之寄居自善其不使之自為籌而常執以食養之山勢

有不能逮也臣　比年以來再四為旗人思久遠之計窃惟和屯田新舍

以供之於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塞尚有可耕之土哉

朝龍興遼瀋無異盛京之實為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青

殿未來堂閣執帷

世宗憲皇帝匡扶見之所計為萬世之利念旗人生齒日繁而國家未足以給地移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耕種俾自為生計雍正十二三年間查辦已有定議未及舉行

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奏者惟是今情可以與民雜處盡化在旗人生長

輦下一旦遷至遠地者多以為不便即中外臣工見為重大之事敢輕言是說此不以草率將移而不行也夫人有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

皇上統一寰宇涵育群生自當全局運籌及萬年不易者圖維措長久之計 臣郭念

輯蒞祥之地既允語廷塞可以代備也為務人間美利之休古未有云
使変清成之善此由整度之法而猶對於君心而傳以升徧於民心也
蓋雲之有群乃不啻明界為之不能瑕甚者可至於而數十百年之積
户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糧給無數之生靈使僅取給於供納之內
給無算之用吏不免供閑散之坐食而務人之生計日蹙非依於版佈之外
則民賦之常出對不可加國用不足需索而藏儲所謂度支之不足資稍
竭而經費不敷百上下之交困寧且不獨此也特爲其平國無餘財以
給之十戶收墾所需坐守廢弛一處之惰有融派戶口散到遠處
或享耕收之利而以時講武並以充實邊防則兵衛之防者威精統隊
立堪禦衛之勢外藩何患量之威旅人悉知有兵勇之設固軍旬年

區區之處未盡沿邊地方何處最寬將肥饒之田可宜作何種植開

置與旗人為作何抽撥若干之法臣不能悉其詳度乎敢冒昧妄

陳伏乞

皇上密查舊檔熟計情形 敕部

宸衷

特敕定議施行

藝文 奏議

籌八旗恒產疏 乾隆十年

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臣赫泰謹

奏為敬籌復還八旗之原產試開未墾之閒田以資兵民籌劃無窮之業仰乞

睿鑒事臣竊思我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東土

列聖相承統一區夏以八旗為根本以四海為一家固已量無不包而見無不恰矣

統四海之兵民也而八旗之中皆兵也民亦不以承務與兵之而以待養之

比事相需而兵之衛民必先以養兵

國家定鼎以來布列八旗分編參佐領為之管轄於天下之有省郡州縣之皆第其一省之中設分府郡一府之中又分州邑一州之中皆為民間族姓於治為村莊莊之中有百人所耕之田則百人存之有千人所耕之田則千人存之亦謂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而

國家設以文武長治八旗之設參佐領人隨旗以旗為之有一參領為一府一佐領為一州矣每一佐領下所轄不下數十家每家約計自數口以致數十口人丁不等因此有人丁而不可耕之土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步甲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核其數於數口之家可以充足矣且於京城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予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良法美意何以加茲但考從前八旗由來之法以為今日百有

奏…一摺

餘年，租稅加倍，戥六七等，試取民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人，此時幾成一族，約生齒之繁，將百于當日所給之房地，是量使附

人數，而責給於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

皇上登極以來，因念生齒之多，著為添設馬甲護軍錢糧，又及養育兵等

餉，歲不啻每年不下數百萬

國家恩養八旗至優至渥，而旗人生計有尚見窘乏者，能不係於旗人繁衍

而不善自謀之道，是故無長養之理，人所謂生計甚不足據也，此時無業之

如此，更歷二三十年之後，生齒再倍於今

國家豈有數倍於前之錢糧，又從無數倍房地以養之耶

諭八旗大臣各將已見著為養贍，乃八旗大臣奏者，亦取目前之可為

之優詔

皇上洞知諸臣未能行遠

聖意因召開重大科程議程內從容立程以彰老善以識性修身報之至意

旨若夫謂八旗恒產之至如

聖主予立住意心竭力持之二三十年之久用至于晋及沿乃成功方今宇內清

平四海無事可信哉

皇上仁明天縱且英年銳於補救此從容閒暇之時正可第次舉行此等經常

畢竟之事否則日復一日而人愈聚人愈繁而事愈難以數十萬之中生產

日繁聚積至所不農不賈坐食無所依籍它民策也臣再四思維欲

清查旗人之籍為先籍其未至籍之人數籍寓各處罪押撥布散裏于京

卷之 卷四 清

城內外村外皆有稽查可稽也此可先查本城之人口數目實查其有
若干除執業老貧者外其有業者及游手者加以傳不能久恭
之人數復查有恒產者可以為長計者悉之至若無房地之故而租
屋於人謀所居者有之固地狹人多城內外之有房屋以資養贍者
非只久於房屋一項或本家遷居者急需措資本而謀居其出租者或
因無大本錢難謀生業謀本入資於有之支持此一家生業執業者人一
經加資之後由該房內議商收租入息而用而向有內住房屋租人
此之殊常之況又有無房地之人子弟帶銀請貨之人以為住所租人地
故無理乃多和多年二分之其典賣鋪面之房間可為子息故于城內外
而以取租之房屋現今已為數甚多哉

皇上四海為家豈家受此微息而且恐弊常生於意外南北所有出典

者進房屋責給兵丁居住可著為令而管催此旗人之產豈不

案乎臣有懷者尚慮生計哉　臣請將八旗置現在民旗內務為

所轄之房屋徵存清查酌定章價或按律備載定限交部議奏與

旗人為業如八旗有不用之產自當別動不得典賣于民旗地雖向例不

許東與民間但有明堂用旗人附有名字轉賣者門不敢問而不有

地許一時契賣乃受為之典乎實與賣無二也此等民典旗地之自

康熙二三十年之間即有此風歷累計之旗地之在民者今約十之三四矣當

皇上天恩查宜特派查議臣等年總督新議請直督處所霸州等五十

六州縣和衛民典之圈旗地共九千餘頃此項直隸自呈前次御覽

聖主查前後五次奏知旗民交產各有田土之心惟恐旗地之多終歸

民好事之徒不為等來而民隱間限者不能以隱瞞旗地矣

之性業者　臣　查八旗老圈地畝與王莊間有未盡止于九千餘頃每多近

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係旗地而民典旗自康熙二十年間以來七日漢

價典出者多種田者少數十年來新不止于此數此次清查即係宣委矣

少有隱匿然旗人之產即非為民人之業矣　准議

皇上天恩特派大臣將戶部

國初圈佔地畝原冊及陸續給與旗人地畝檔案逐一查明詳細此冊內

某旗地畝若干某名下某地若干中有若干旗地皆係民人某旗某人

為業即將此造冊行文八旗令各該旗按冊查對分交各佐領催係原

業主詢問此項地畝若干與黃冊已經典賣其主旗某民某某年報官立
旗某人名下業主雖經查明此項地畝現在何旗何人名下為業其主民某
從前於何年月日典與何人為業如或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原業
主業人俱與新冊開明詳送
欽派
大臣衙門以便查核陳主旗地認冊所置該州縣典與民間年代久遠
無從查考原業主名人者即派出八旗諳練地畝之該佐領
前往會同各該州縣知州本州縣召不肯放出之典旗地逐畢查對
此新冊之內有未該州縣地畝而該州縣不造查出旗地數目冊內
竟無此項地畝者即令該旗佐領會同該州縣知縣於本州縣知地可詳
內查對如係

初以來即在民名下承佃各旗圈佔民地普注前無紅冊名字
康熙年間託故取有紅冊而其地數互有多寡部冊行將此即係隱瞞之
旗地無疑矣如此者屢之再令八旗大臣會同戶部直隸總督詳
議動項陸續借貸取贖令原業主取贖于貸或按限交銀或借俸餉
分扣如原業主無人及無項措贖者即令在旗之人認買在旗人得地可
以取租在民間出租中仍耕種兩無所擾以除民典旗地之弊亦可行矣
業制從前旗人原有之房地原為旗人產業至于八旗生息銀兩原係
世宗憲皇帝為賞給兵丁紅白事件之用故每旗發帑銀十萬兩交該旗
王大臣酌量經營一分起息前凡令典買房屋地估旗人之恆產者為
清查之策也查康熙年間宗人府即有生息銀兩一項數十年來滾生

者多擡欠者少而且利息略厚往往旗人因以多被折扣生息銀兩之法未有

善於此者臣等曾奉旨令將生息銀兩俱照宗人府之例亦改為一分起息

借給旗人既以取息自足以充賞給之用但此項銀兩因有已經典賣入旗地

方准其贖令發借一時價值難於驟致有干生息請先暫借利項充足

典賣房地銀兩數目而旗民互賣房地甚照前議辦行典賣不拘係倘一概

借給將盈利者裁減稍和是至

聖主格外仁恩有加無已也至

國家之為人籌長久計房地兩項若民數陸續而並有應得錢糧之餉項所

以養贍旗人之策已為遠設經而至來之房與近來之地不過止有此數即

使人丁滋生倍中數不能倍增惟賴于前數之外出於兵餉之設原通計

天下未能救日而救該地此人之難以再俾得生者無窮不可限量哉

更歷數十百年而無業人多至有不勝收

聖懷

也哉 臣以為之謀人養生之惟計莫如開墾沿邊一帶地方俾人民有可耕

之田為小積無窮之業一地而養寄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臣近接閱邸抄見

大學士伯爵建王等議覆御史崇儼生等請開和吉青天古屯田摺內

稱查沿邊一帶先經調任直督孫嘉淦奏稱獨石口等處甚寒亦宜長

僅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城及張家口外興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約

計可駐滿兵一萬隨議改王大臣詳察該地方天寒霜早五穀不能種之

內蒙駐劄並供兵食難以議定請

特簡

王公大臣前往彼處詳加查勘再議具奏於二十年議等因聞稱屆任大臣

伯都訥泰等處孫口外地方寒冷者得其早而耕大半皆係蘇泰蒙古
耕種至晚於即使竭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獲且每年所穫亦否足供兵
食之資亦不能預知其

欽差大臣前往獨石界張家外查勘開墾籽兵之資應請停止至其查看
前報者皆稱查惟獨石口外一處寒冷不宜而居而獨石口外壯口三十
餘里係平原曠野再至餘里為仁城子擋堡北至程山帶河平廣沃
野再百餘里為閒平即元之上都民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再往南
界西行七十餘里為奠和城壯行為百餘里為於城子川平坦廣一望
無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其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又云張家口外
張家多人現在蒙古游牧地方皆有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亦望

蒙回民種人者所不便又或疑為寒苦霜早地之難于墾務凡此疑難之
處 臣皆逐一親身細訪如察之山脈百道千餘里名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
墾種現在張北諸城之地逼近大壩皆係漢人牧廠與蒙古共此牧廠
之外乃太僕寺游牧之地游牧之外乃察哈爾右翼之察哈爾游牧乃為
內扎薩克地方橫此陽遠者由錯雜八旗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者
僅有游牧之地方數千里縱橫一隅即不免任其荒蕪精遺其欠缺之
且壩內諸山皆有產煤之不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 臣於三月十二日在獨
石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等氣不在春耕開平城
外附近北石碾碾為主若非耕種何以有此其和地氣係漸於開平在
為不以耕種者疑也其於移民至不足慮惟前面支開平與和乃至耕之

地方伊始因延聞報乃和度不但地方之寒暖得宜之平坦各種之相宜一籌

查得本而且即日開之地大體可牧民之相當業有積原之喜植而及山場

之可牧平原之可耕地方者不甚必通利而尤所責而原作大宗土伯郡各處

等故謂之外地方寒冷耕種不若不耕僅足見蒙真情傳此乃任伯男

情重之時惟出足見物不易而情實難言圖是利不干不甚深之光抗

旗人之謀生無方

窮之常置有欲自謀日處偏荒破雜長遠之道不可不預為籌畫須定

地畝及地自能之利于旗蒙等之書言旗之能兼備墾之為田美靈

之不能見功何不即命田試行之為旗蒙試讀傳此則之有益旗眾為籌

盡情各處陸續募移民耕種區利不田及田之後有不再行於民日兵和

聞平方裏地畝令民人墾種俾于近城之地平方寬甚其中有畝之例
皆若民田每墾民田二頃出其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為世業公田令給旗人
所出租息加賞月給米糧於旗人之衣食甚為寬裕其旗人原不善
於隴田耕開墾地畝皆招民佃種若三頃之中取二頃為民人世業一頃為旗
人公田不但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善于耕種界
址相連易於牽混不二年之間民典旗地之風又与京畿五百里之內比比
甚矣至於月給米糧一說尤為不可行蓋米糧乃
國家之經費自有定款豈可使天下之不可通盤合計之數每隨意限給
生之人數屢屢增添之理有此二不可行所以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從緩辦置之且本年著于各旗之民于處和開平設旗境內各處令撥給

人員為開墾牧地設立大農之實驗場地脈之肥瘠相宜種植寔收和嘉語
經前所查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始設立但凡可興稼穡之地逐一查
清責備牛具籽種招徠內附近居民有願往該處耕種者令民各攜
給上地五十畝中地與下地酌量撥給一丁經能耕種之數每一丁作為一牌每
十牌作為一甲甲編名錄牌編次第全憑相度土脈相宜之谷粟籽種
所需耕作需之費概照一年的數明年即以推廣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復如
數三年事後廣開地畝十倍行之擇而盡之斗力未窮所出之糧運至開
內平糶於直省歉收之地不特足便推充牛具籽種之費行之既久不煩
撥濟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糶于關內而畢稼于關外且難出糧價之
存貯牧地積之數年而是合撥預令民再勤此項租與王收地畫造序

度量彼此之大小出產之數目酌定撥兵之多寡以為師旅俞無情度
俾餉亦能養贍之人皆使撥往駐防不必另給俸餉即令以彼處地畝
畀撥往兵丁自行耕種以就其自便其不能耕種之人令其佃給於民收
租以資養贍如此安插行之既有成效於改由奉天一帶可耕之業如此
陸續酌調撥兵居住使其三時力田農隙講武數年為農騎勝兵不但
八旗可留久遠生計而民人亦以資養於上不至擾累試看不二三年之間
自西至東作百數千里勢如長蛇成一帶耕戰之兵咏可南就其北
控御秋城揚西陲勢連東土實天下之屏藩神京之保障此係萬斯年
之計千載一時也

請清查屯田疏 乾隆十一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青藜謹

奏為請清查屯田以杜隱弊以免混據事竊查屯田一項明自前朝以至於今歷年衛所多有以年代久遠冊籍散失無從稽查其有冊籍僅存而陵谷變遷界址莫可依據只有軍佃地業任民自開墾亦有運丁貧乏將田典佃於民而原將相售賣至此又有典佃之久民從而建造房舍營造墳墓者甚乾隆十二年漕臣即請清田歸運而究未能徹底事行之不力勢不能見之於部臣議令清田歸運意不過即可以濟漕耳臣竊以為現行清釐之法不若以贍丁之田撥以屯運無乎漕船不濟也請每年責之議者就使清田歸運未有善于此者而病在累民謂

耕

民苦于不能比說况丁糧自田不能自耕而代赔運曠日持久势必召佃布

種收其租息于主糧之律然内一戶頂承運不見其益也且該丁等素有

錢糧田之責势必使之富人於是田亦暮轉售數年以後又補投撥徒

令丁丁接踵而靠以可民模利詐騙而良失其業舍究赴訴訟庭的势

者自議不然現在情形之势殊于漕而軍民皆以和爲也乃却議之大難則

者謂相已減運丁者仍從其田是必取裁運之田以予現運之丁而不知

此項之減丁即前年之現運又即他年之減丁勤力於前備並於後亦有

減歇亦有現運積法既周兼不偏并此者自皆之势势於息取息而為應

取與之间同此兩途業衆頻而僭東雜理必至于無策和也近者

出

思

裁漕兆此次減運不肯輪流流內未免稍傳難以

聞寄諸思人核定漕而運軍遠道更會稽佔僅僅似不為過且每年
減運丁數不少奢其存留亦改歸隨宜所謂自於如之道何妨
皇上如天之仁為丁任艱供予手稍現在案似已為周詳但
飭各督撫諭令知衛等官隨時將之丹粟豐貴之處而軍民用已有益漕
運而永無誤失利不少干不盡修復且 奏以為不若照舊辦理為便

陳新疆情形摺 乾隆三十六年

陝甘總督臣文綬跪

奏為敬陳新疆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于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諭前赴烏魯木齊查辦

奏接識之土魯番地人等臣於八月十五日出嘉峪關由安西至哈密宜禾之

十七日過南山口由東達巴松樹塘奎蘇石人子而抵巴里坤時當秋成

之便識所禾稼豐時天時地利人和大有收集音甚廣賜為無其

城闕內外烟戶鋪面比櫛而居富實畢康民大多臣留心諮訪其商

賈中之有資本者已多誠地濶土肥墾業傍工窮民因以生理

資本都統至墾西該處地廣難以謀生其無數名貴民人初來墾者自
基隆至又西行自蘇吉勒巴爾烏魯木齊惟該大不能而據三條不計程
約六萬里地多可墾可墾之地甚少因係從西大路往前增 以北山
用綠兵駐此守卡房以便商賈往來西棧客現在也理行旅綠便又西行即
木壘河東西吉爾瑪泰奇台東西接壤吉布庫爾喀喇烏蘇南西等
山北麓陸自春入秋夏積雪消融近山各處渠水充足足兩頭六七
自乾隆二十二三四五等年招民墾出良田二萬四千餘畝又木壘一帶
英格布喇及東中西三處等處有民種地數千餘畝又奇台東格根吉布庫
官兵屯田等有餘畝內地商賈藝業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
該地屯田民人生齒繁衍較老撫紀昀景象怙以此巴里坤所屬地方尺

民番庶情形也又西行布吉木薩地方距烏魯木齊兩處三台望見
子特訥格爾林烏魯木齊未至和瞭地土肥美業已設日以開闢兵
民中多有實穫積比已里計林内更為殷盛又西行瑪納斯當去附甯
羅瑪那斯等處地肥水饒商賈年多與烏魯木齊相似約計烏
魯木齊所屬建年來分各募民戶及內地遣徙戶民指墾有業屯田地
三十餘萬畝嚴為服足年來往復貿易之民日益年多其以烏魯
齊特訥格爾等處商民陳善魁等一百七十戶以仰沐
天恩屢獲收成戶富俗人工以成業土情撫看未屯等情業經烏魯木
齊大臣巴彥弼奏
聖明于上年擬移在案　臣查屯民撫父子兄弟計其八百餘口此為在彼樂業

業墾田畝傭工蓋業之人連年生聚日益中多內地攜眷民遷遠
就土著不多而耕墾積蓄成家此皆舍不厭所屬地方饒裕情形也
臣往來新疆時遇更換之民步於新工傭食詢之係新疆地廣糧賤
傭工一月可得銀二兩積蓄移家多自請移家誠如
聖諭因外來民日衆而土著皆願墾土之民知利之所在無不爭先往赴久而相安
成習遂開攜侶與攜往來多自遠民謀生之策
聖主籌畫遠謀生計然與有遠向有如臣遠次往來所見此臣於收成時偉
屋地利諸訪情民告訪其水饒地肥向屬無窮樂利惟其土田雖已廣
闢而餘地甚未墾者猶未經路潤而溝渠猶未開於閒地尚有堪
民無遠利尤須于內外各省並行各屬除內地無民四方勸諭令民

自行前往之各民目擊屯田章程致用資本不敷或因人地生疏未免延延觀望之若不拘人數多寡一任稟呈即係隨時指地給墾借給牛具籽種俾各守稼之業自更樂于從事而見生聚蕃殖屯政利大興將屯堡日廣而兵威愈壯自可取給鄰和以廣久遠之規臣以身履其地目擊情形理合據實縷陳為我

皇上陳之

籽種各屯有實係工藝業民人宜多應請就近各條墾種也查巴里坤木壘奇台吉木薩特訥格爾烏魯木齊昌吉瑪納斯一帶年來有實貿易係工藝營業民人日多一百富於資生業在募工人係力承墾為己業負其照例每戶給地三十畝接濟口糧並給農具籽種前借房

焉餘兩倍以其心力四名日者兌不資以糊口而將來俟其積以成富誠於

聖諭使之何怦而必為者實謹飭令該道確將去外殷實富戶有業業貧民

並戶丁未之成立者隨時勸導因地方情形就近名民兌允遠近移送之

勞並節靡費

諭使不至於流寓貧迫之人也自古居業恐成土著其墾地設使新

墾戶民成佃六年陞科每畝佃租八升民保信以租庫為便銀與牌

例俟生計就緒以今年完課為民力兌仔地利益廣矣

新疆可耕地畝應指明地名廣為曉示以使農民往墾也查新疆之事

係墾地方遼闊何處有可墾之荒必須指明地名開載道里以便前往且

前於上年業經咨行各省查新疆荒地清冊寄京未據大臣已查覆

以山等處庫瑪那斯妹南帶地肥水足有地二萬餘畝現當墾殖西
北二十餘里巴里坤係與府屬其西道來營請稱巴里坤城外及西
大壑大泉至東西府人丁以山等處蘇共有可耕墾地五千九百餘畝可
安民一百餘戶等請應請飭令田外各地方官查明曉諭令無業之民自
行前往墾種照例借給房價牛具耔種以廣地利此外僅有查出荒
地亦未令出前往以內外境子妨此各民趕趁向墾種亦為便易矣
妻喀關東南內地應請每日未開首閉以便農民前至前往關外廣
闢田畴也查嘉峪關權制每日關門常閉惟有人出關驗照方自
放行令仰祈
沈福嘉峪關外拓地二萬餘里安西以外設立府縣界址甚為

查其內地來乃官吏循照舊例由關口仍行本關凡有往返均須查驗等
執諭將姓名註冊方得開關放行不更守候稽延之累查關外之荒地
田地更願招致承種冊名用地查田可種者亦聽招種出關乃皆阻於關禁
免越趄不前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刷印由票給開墾農關
既開道關者仍行盤詰出關者驗票前往不得阻遏農民得見招開
侶自相招引民戶日增矣
烏魯木齊大路難走應請修路寬闊也查烏魯木齊城南二百里地名七道
已有山崖七八處石壁夾峙甚狹行車難行等處其石整石嘴不過三
丈統計七八處應修工程不過十數丈令石匠挖鑿石嘴不費甚多而
往來農民及一切差使均為有益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員弁派撥兵役

上諭

奏摺一本

半月不返同治日掘前於修治方能免為一律寬闊而于行旅亦有益矣

安西號地現在就近工次各墾以廣地利查安西二屬之玉門湖泉較細

三和縣土壤肥膩而可墾之地尤多向藉渠溝灌溉前因兵燹荒蕪不宜

民間尚有試墾之田斷此批某臣于上年秋季

以安西一帶有尚待墾之田年來倍看賊匪騷擾荒蕪錄此臣查明

請勸修查前令之應為各墾近接安西各屬已飭試辦社令收民間

請修渠道清流通暢疏浚水暢保修已復種地畝並有餘力所有安

試種其餘所附近之墾之地約計兩修之水滿安西玉門縣約三千餘畝西

渠墾四五千餘畝現種高粱臣已飭令工程各墾以廣地利並與各縣

土地等開墾民食漸加充裕矣以工者臣謹就地方情形據陳以從

奏明以盡地利而裕民食足兵儲而厚屯防用庶為萬年久遠之計以仰

副我

皇上愛養黎元之至意

議增苗疆屯防疏 乾隆四十四年

貴州巡撫 臣 裴宗錫謹

奏為苗疆臣等備慮宜周籌請添防護屯堡以資遠防而裕軍實仰祈

聖鑒事竊照貴州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酌議善後事宜案

內議准

諭旨安設屯軍分隸九衛並種屯田而分董司稽防備禦之規至善至久

其間有新名丹皮土寨坦修長數百餘里至東連八寨接南州江西通

古州清江台拱北抵都江橫亘于新疆之間地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從

前貴苗叛逆之會其攻剿數年竄入潛藏悍苗窮極始得末遺餘

孽其尤為依陸等處

宸聰乃伊門利屯糧置軍住在于麻陽腹地獨此平度尤為要任力亦難固
于餘年以來承平無事但苗疆重地急而固須主守靜亦務有其數
臣思唯有以屯軍設防以固守本是控馭苗疆良法但該管有无賢
土地方所關重職田計必守防於未然為周備被得苗性多疑捐更失
而該處營汛既係重苗須方克之託於 臣於去年巡閱營伍時
歷年修築倉廒並添西諸營汛未竟之事另擬章程為永遠久建設
請將應議章程該議分別飭發等語並查苗疆營汛兩處營汛積弊
處需建造營房等項木植雜糧俱需採辦捐廉各該處應速
羊塘所最據汛查其少張溪由西上至年據當名曰當地係
丹江廳所屬地勢平坦至有泉水流經茨艾叢茅係西北四面

墾荒奏摺底

五百畝又當其地以下有該坡勇荒蕪等處亦有時異平地約可
墾田三四萬畝臣查該管延袤數百里形勢尤爲不廣是可墾之
區亦不及千畝若就地利比見齊之衆嘗所指爭金山等處險關野
間荒之利雖不足而藏奸匿匪之害則有務杜漸防微請查平日況
積案諸久應設立衛屯軍以資操練殺設田畝亦實不敷耕食如
就有可墾應平及令附近之裏成丁僅屯軍派撥可埋人等赴等
認承試墾責成丹江廳給與記檔仍委衛所操弁協同稽查管
如毋許前來流匪冒認乃借口牛具籽種屯軍本有屯田房舍自
備毋庸更爲籌濟俟其等推墾種成熟之後再行設法墾拔應劃界
亦應用在該處另立屯堡以資防守所需建蓋房屋等項業付

竹木修數代用甚多地亦便宜試墾有效再由一切可宜次第推理再

查現議開墾之箐加札距四十餘里有雞講一汛係丹江營分駐

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弁兵二百名專此防汛其地離汛

稍遠難於兼顧應請於該汛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移箐分達中

之地設立駐守另為一汛俾可箐加有屯汛互相犄角聲勢更為聯

絡為要

至應建汛署兵丁房所取箐內竹木為料眾借工便由雞講汛抽撥弁

兵修出房屋所量裁安撥給湊用或有不敷另為於箐加內屯內

地酌宜留苗種防範盜賊用窩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矣

而地方亦得寧謐也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契かい村以べき

恭仕乞

皇二暦鑒施り

議新疆屯田疏 乾隆四十九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陳明口外屯田實在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受

恩倚重畀任封圻在陝甘二省年歲收熟整頓事事當籌辦務求實力辦理

新疆地方尤須整頓調劑事事求其妥協務使於民實有裨益凡屬見聞不敢

即應據實

奏明等敘

皇上訓示伏查新疆屯墾事來仰蒙

聖主天威拓地二萬餘里規模式廓民俗興作寔与內地無殊經著

欽定

奏為籌善惟屯田一事奏佈

聖主屢念廷飭于兵丁操防之暇撥地課耕努力作以收地利共備兵糧要

先念時奏為邊防善政自當妥協奉行計垂久遠乃臣派任保留

心訪查口外可作用為屯田因欵年分數加恩撥兵力殷耗踏墾

得可生悟因徐雜邊代遠于七月間新任鎮迪道福為赴任臣知其人

識實可靠隨面諭接任後詳查情形據實具奏茲于十月內原任

迪道塔克塔河丁憂回籍過省請見臣詳加詢問據稱新疆屯田收

成不利高事本為苦要將伊等年不同原以地有肥磽難以一律核查

道某某考歷年據伊所請未獲寸安兵民爭水之案紛紛皆由

地多水少水足之處其有事收水無之處不免歉薄向來皆屯兵夫失

據各教供稱去年蓋寨通盤核算擇據實兵丁內多有借貸勤勞
不能足數該隊標補非逮須加緊多數真則候其各兵公累兵難
種以不可違抑之收成先定以為不可少之多寡保頃議豐閏上年其派
收成十足多有寒兵丁內尚有賤果均種割於十一月初間稽查每戶派扶
且不無情節與該丁收成大略相同並據稱每兵一名原派止種地二
十一畝因各教加種逐時加種至三十畝速經添行加增又加種至四五
十畝之多一名耕種之田勢難照料間有扣倫雇人幫種以傷及成例
不及歉即以應開倉米扣抵或令該隊賠補遂不能將借貸盡足扣
抵各教情形兵累均該違前張為害不淺都統當思義同未逮者
且諭於接見之時詳加詢問不究與該兵逮均不無窮苦以此互相參改

似屬實在情形臣伏查新疆屯田分數賞罰章程屯設伊犁

每兵收穫細糧至十八石為豐不及者為無收穫細糧至十五石者為欠設

錄兵丁加賞伊犁收至二十八石為豐大為收至二十四石分別賞給之伊犁

收穫十五石以上為豐不為收穫十二石以上准其功過相抵不及者其吳設賞

專責總兵請照巴爾各營章什古城吉布庫爾塔把什湖等處屯田

伊犁之例喀喇沙爾巴里坤為豐不為之例亦擬請于本年三月內設法

再經新設協營

准古城吉布庫爾塔收成分數援至二十四分除木壘援至二十分照舊辦

加恩照伊犁二十八石之例從優錄賞千總將弁右營瑪納斯庫爾

喀喇烏蘇精河等處之叉五十五石以上者准功過相抵二十石者

旨該

准計叔為黃主去二千六百石比方准後優 叔麥市已畢神比單番揣為

納四五毛雖不能一律然亦不至使相殊甚多有數倍比較五年之數加

擇五三四分以上者再為優

叔價黃山南來空例及以前加增之原麥也 且 李伊勤益原主麥罰等

種及所穰便請加增不數至麥后為詳盡定備多段糧者起見特是

地土有肥磽不然有豆從均派人力所能事一兵承種地二十畝然以二十

八石二十六石之中取平衡地大有之年收成為準每十畝七口外地數該收五

二千二百四十斗此兵派二千畝撥力之所能堪者不暗為加種以一兵種二

兵之地又能一人力作之不能其勢不得不加夫幫種于是和尚雇人在

所不免並耕種之後更加肥料見之之又或至及秋車收而地瘠收少之

匪仍自收成歉薄收成更見艱惜更令自無產根令散兵予慎于表

衰又地多方賠補先以加費墾築動兩難補種僕若應閏月餉

存舊相機算出手續岁勤勉吾以养膳家口殊非可以仰體我

皇上矜念邊陲屯番士卒之至意稽因屯塞乃大臣多年積習相沿上承

恩加撫番兵仰兵為將據情形詳陳

聖主見及下情塞予上因況原定不致再往已費屢請士卒仍請議加增而

之准致費此項為功更便理相機而立功已准撥此項為議更議處然

似此年復一年殊屬不成事體且該兵屬為操防而來兵力漸虛劃種

耕種之暇仍無從此訓練兵一紫之力尤不足收成之敷無何能復有條

力以資操兵演練之日久自使甚屬成業可望收成在屬者甚安更乏

聖主整飭邊陲之遠計也再濟木薩等處廣招內地民人開墾則於青
稞日漸豐獲豐登戶民樂於耕地所種戶類皆加增蕎麻雜大烟
更和費於種煙與內地無殊更為佳耳救窮之計
聖明遠慮本極周詳土地有餘而水不足但兵民爭水訟牘紛繁而且
兵丁加增之地愈多而民人所墾之地日少此等戶民原為種地而來並非
土著如田地不敷墾種則現在戶民尤恐易散更易理由來尋而加
增倍蓰之後烟戶漸稀人民漸少更與新疆畫口外地方殊未可為
年歲洊慶收糧石以備支兵口食情形今又不能不另籌辦理今而以
烏魯木齊瑪納斯濟木薩三處而論每歲需兵口糧需三萬餘
石就本年屯田收穫乃萬石有餘是已年需已有屯兵三年之食況

烏魯木齊所屬現存倉貯穀並四十八年之應征有京斗糧仟斛

萬石而伊犁四十八年

銷冊收支石貯存糧五千四萬餘石均可無虞缺乏勢不必添兵

力所不能墾種之數況另年加招收成鮮能及數充與迭屯實政仍

無裨益諸此權度外之道臣所知甚至止烏魯木齊所屬現伊犁

其素情形尚未不知行臣受

恩深重何敢因循緘默上瀆

聖鑒惟有據實

奏明請

旨勅交伊犁將軍烏什參贊大臣烏魯木齊都統將各處屯田分數核實

查明兩造情形妥協議

奏茶候

聖裁

議處屯丁疏 乾隆五十三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福州將軍臣魁倫福建巡撫臣徐嗣曾謹

奏為熟番募補屯丁酌議章程仰祈

聖鑒事竊照臺灣熟番向化日久當逆匪滋事之時各社番壯隨同官軍打

仗殺賊頗能出力欽奉

諭旨令臣等查明熟番內此項熟番充補額實為備用 杏禁挫衛(?)

國之公計臣等因戍兵仍防四伍積弱挾虜易以熟番挑募屯丁

所撥近山未墾埔地以資養贍先經附摺具

奏在案茲將所有打野屯丁章程擬出來條之例逐一臚陳

奏

丁人數應按番社所能令之就近防守也查全郡熟番通共九

十三社台灣知府番民自數百戶至十數戶不等仍于此選壯健兵
丁四千名分為十二屯大屯四百名小屯三百人作為
額缺毋庸另設屯所即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盜賊其戶口較少之
社或數社并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使番民力不致遠涉征戍而操
駐調派亦易于齊集至大屯初設之地道程里數以達台灣知府應
番社不足數處不能多設屯丁惟台灣知府界內彰化縣城額有重兵
足資彈壓惟自此兩路近山陸處甚多請派一屯尤為邊隘而扼要
番交隘口樁寨防守各為隘丁累累數處不能得力應酌量地勢
情形將兩番社多寡分別設立與屯兵聲勢聯絡
庶巡防自可倍加嚴密矣

各屯番丁宜設立屯弁以資管轄也四川屯練兵丁設有屯守備千總
把總外委等員一百餘員今應仿照番屯弁目名缺似此之多祇應仿照
屯例量為設立至重大社原有民人充當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為支領社
餉但此等通事積年充役係地方官熟悉本地番人同類未便任用為頭目內擇
其番目經打仗出力及番社所素信服者如熟番社總頭目數揀選拔
補千總此兩路數設屯千總二員總管各屯把總四員分管各屯大小
各屯安設屯外委十二員為番目則歸理番同知稽核仍將各屯弁額
交北路協副將內副將督率就近管理該番等未嫻技藝酌令專司
兵丁以應請照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按漢兵照屯丁按補屯弁等
員俟歸原簿稽核係兵處演練若能訪報補任之後所有部存案

經管六年後如果著著有方並能導使由熟道核明詳報獎勵
加一等獎給頂戴以示鼓勵倘不盡力者即予撤革之人反若果當中
情弊即行咨革究辦遇有可收放出佃撥還番社悅服之人詳報核辦
屯丁屯弁毋庸著給月餉應酌撥近山埔地以資養贍殊地台灣東路
山前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五十三年節經勘定界址
禁墾民越墾滋事今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而外來游民聚眾日多
越界佃耕斷難禁止以致爭占頻滋事端恐案甚多務須查勘
明界限責成道確切勘丈分別詳報以便遵照辦理現住民番之墾養據
查北路淡水廳已墾埔地一萬一千二百甲均應查明民墾番墾分別升
科由理番同知分撥該墾荒埔兩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甲零十一等俾得保衛

思擬

門及多租係全案內抄讀為雲霓楊光動等丁甘埔地三千二百八十餘甲
經計抄讀未呈及入甘蔗廣場地八千八百餘甲插房界於之地逼近
內山開干萬廣地初熟存於情中票民難初與番互證係番越境私
開情契應請的新議定了四千五百五十接給埔地二甲千總共二千甲
托經每名五甲外委每名三甲全定局丁耕種專定地方及歸宜書批造冊
經前道批之案以備稽查出缺而挑頂充補承受田租如有
私行典賣坐曠任憑退贖契價充公之地仍為番社再查屯有續給
社內備之為社餉不種田畝租賦等
免征收案百攬給埔地應與番田之例免其納賦以示體卹丹民另
行籌給月餉

請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也查臺屬東西倚山地方寬廣從前因該地
新設之處墾闢日多始於南北定界址設立土牛禁止民越界佔墾
免滋事端乃日久生弊日聚民人租向生番佃切耕種侵往移杆界
謂之租贌侵往移插界址謂之典賣熟番苟圖目前私許耕作藉以
業侵番民番所賴其名甚多番地不能全其業以有限之產有侵拓之
漢民各東遂至土牛之界已成虛設臣福康安奉查勘時周歷
全郡不過近地方良田作業村莊相距多在興番定界之外舊設土牛
並無遺址可尋經前撫臣時亦已議立作堆罩塞責成番佃久
之計此次若不將埔地撤房清釐以了番境近界址必仍復混淆臣等
熟悉番務隨時查清墾荒埔共千四百四千餘甲撥給新番民丁叔民已

雍正二年十一月給中日在今判辦理臺灣徵租給佃例奏
皇上
優卹番外民番
恩施
將番社民田勿許徵租賦于番業給挽免升科若查民人租贌之地無
事原係民戶佃戶番為業主自后同番社田地一併免科其業佃素稱
與民女免作番業即令各民戶一律按升等民買番地之後不黃澗埕
工本原主又有各年抽收番租之例若主征收者已民力未免持擾之
此因番和下以科給按甲計畝征銀免其納粟仍出示曉諭番社俾
知租額年稍俾得以資生計民人亦難有偏賦何欠世守其業二面永
杜爭端再番之埔庄任抗之弊稱嶠等處接壤生番移墾田畝甚
事此等條議民人本應正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

並無可獲一經驅逐該土更致拋荒而將民又無歸宿應請照新定民買

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此時正值農忙之際未便飭令履勘應

令該管民番將租贌典賣地畝先行呈報一俟秋穫登場以後稽覈

管為要大員前往抽查分別辦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後可以

永無地方為累其界石大書條列俾人一望而知何處係巡撫之番

之內軍營將弁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時周歷巡查有越界私墾即行從

重治罪

民丁習用器械應令自行繳呈以杜其查該也查番民於捕鹿所

用標鎗鐵竹箭器械不一而足皆利而以為業社番善用者隨

交兵打仗殺賊最若賊匪不畏一切器械均可毋庸禁除但現在嚴禁

民間私藏軍器屯兵不用鎗器

屯丁四十名不必口糧等之仍拘也

以該營本營器械為從並以從兵逐加印烙編號備查每年令

從兵巡查之後安設一次如有火物印記即照民人私藏軍器之例一律

治罪

屯兵丁徭役務宜使免以卹其力也查其簿名社頭考廣撲維良家

堪搭撲從前文武員失於差巡察不調撥番兵背逆行者亦結此

地方無籌道送下文武上司社番應得之勞苦免之以紓之至傳

民人不肯對役令充補屯丁者令屯安隆地方不屯守防運行

捜捕巡城等項又因皆爲征調不有一切徭役應請免其承應條

補屯丁之番民亦祇令遞送公文不得以私事役使倘地方文武及理番
同知不加體卹有若派撥累之事令該管道實力訪查嚴行參
究以上各條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悉心籌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